

列斯論民族問題 殖民地民族革命

徐芝延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十一

列斯·論民族問題
和殖民地民族革命

蘇·V·華里西葉等著
徐芝延等譯

上海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五月

列
斯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民族革命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十一

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版

原著者 蘇·V·華西里葉瓦等

譯者 徐 芝 延 等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中正東路一七二號
北京東城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二元三角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S.(1)0001—5000

目 錄

列・斯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民族革命……………	V
華西里葉瓦……………	一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A
鮑格達薩羅夫……………	二八

列·斯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民族革命

蘇·V·華西里葉瓦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的活動，是與理論上研究殖民地民族問題和解答殖民地民族革命各課題，密切聯系着的。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礎，是國際主義、世界無產階級的團結、各民族自由平等地生存和發展、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各民族的解放。列寧和斯大林對這些最重要的問題的研究，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底模範。列寧、斯大林的關於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學說是巨大的思想財富，是對殖民地民族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略與策略寶庫的一個無價的貢獻。它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在爲俄羅斯各民族解脫民族壓迫的鬥爭中的有效的和最有力的武器。這强有力的武器是在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鬥爭中、在反對俄國的和世界的機會主義者、首先就是在反對奧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把民族問題的決定與無產階級革命分裂開來了——的鬥爭中鍛鍊成的。

列寧、斯大林的關於殖民地民族問題的著作，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這些著作中一些已出版四十餘年，然而，直到今天它們仍然非常重要而且合乎情況。對於尚未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國的一切民族，對於正在或已經經過革命道路從資本主義制度中掙脫出來的各國家的一切民族，

對於民族問題尚未解決的各國家的一切民族：這些著作的意義非常巨大。蘇維埃國家的民族政策——它保證了多民族的蘇聯的各民族間的弟兄般的友誼——過去和現在都是以列寧、斯大林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學說為基礎的。斯大林同志更還天才地發揮了民族問題的理論，使其適應社會主義勝利的和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國家的一切條件。

列寧、斯大林的殖民地民族問題的理論，曾經給、現在仍給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重大的打擊。資產階級和它的奴僕右翼社會黨人，不僅不尋求民族問題的解決，而且更厲害地挑撥各民族間的不和，其目的是加強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民族的壓迫。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為基礎，武裝了各國共產黨，武裝了各國革命戰士，武裝了各資本主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全體勞動者們，為消滅資本主義壓迫、爭取各民族的自由、爭取各民族的平等、獨立、自主地生存和發展而鬥爭。

殖民地民族問題，乃是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爭取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斯大林同志說道：「從前，通常都用改良主義觀點來看待民族問題，把它當作是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問題，當作是與資本政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當時都是不說自明地認定，歐洲無產階級是不必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而能獲得勝利的，以為殖民地民族問題是儘可能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大道，不必進行

反帝革命鬥爭，而能於無形之中，『自流地』得到解決的。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已經證實：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系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必須與殖民地和附屬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得到勝利。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中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中的一部分。」（『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一四一頁。）

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密切連繫和互相交流，能增加整個革命運動的威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各被壓迫的民族，也與資本主義國內的各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一樣，是革命無產階級的強大的、無窮盡的後備軍和聯盟者。爲了世界革命運動的利益，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的、戰鬥中鍛鍊成的革命無產階級，應該援助並支持殖民地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應該儘量利用自己的這一支最重要的後備軍。

國際主義是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基礎，是後者的組成部分——民族解放鬥爭的基礎。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爭取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它是與加強並橫施社會的、種族的、民族的壓迫的最野蠻的形式不可避免地聯系着的——的鬥爭中，殖民地奮鬥着的民族與宗主國的無產階級，與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弟兄般的團結關係正鞏固着。布爾什維克黨一向在培養工人階級底階級的國際團結精神。國際的馬列主義的工人組織，就是階級團結的學校：它們在教育工人，並引他們走上強大的革命運動的統一的大道。

斯大林同志寫道：

「……工人所關懷的是要自己的全體同志完全融合爲一支國際軍隊，是要趕快地、完全地擺脫資產階級對他們的精神奴役，是要無論屬於哪一個民族的自己的弟兄們底精神力量都能完全地、自由地發展。」

「因此，工人現在反對，而且將來還要反對各種各樣的、由最細微的以至最粗暴的民族壓迫政策，同樣也要反對所有各種各樣的挑撥政策。」

「因此，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都主張民族自決權。」（「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三一〇頁。）

列寧和斯大林曾不時指出殖民地和平殖民地的奮起走向政治生活的各民族底革命力量和潛能。列寧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共產主義組織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中，當說到西方各國勞動者反對帝國主義者和剝削者的鬥爭高漲的特徵時，說道：「在東方，亦將如此。我們知道，東方人民羣衆，都日益抬頭，而成爲新生活底獨立參加者、新生活底創造者了，因爲東方幾萬萬的人口，都是屬於附庸的、毫無權利的民族，直到現在，它們都是國際政策底對象，它們對於資本主義文化與文明，只是當作肥料而存在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四九頁。）

列寧天才的預言已完全證實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絕大多數的被帝國主義者壓迫的各民族，都已捲入力量和範圍都是空前的、強大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經受到尖銳

的危機。成立了數百年的幾個殖民帝國已搖搖欲墜。東方各自由民族的新世界正在誕生。蒙古人民，追隨着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中被俄國工人解放了的、並加入蘇聯的各民族，倚靠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勝利了的國家的支持，建立了人民共和國，避免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走上建設社會主義基礎的大道。由於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由於蘇軍粉碎了帝國主義的日本，由於蘇聯的支持，偉大的中國人民爭得了自由和獨立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國家。被蘇軍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朝鮮人民，建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些國家都加入了以蘇聯爲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的強大陣營。它們都走上了社會主義地改造自己生活的道路。已得到解放的或正在解脫帝國主義壓迫的各東方民族，都走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道路。

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以及其他國家的人民，都正手持武器爭取自己的民族解放。蘇聯是殖民地國家的勞動者們爭取消滅殖民地奴役的鬥爭中的有力的支柱和可靠的盟友，是一切大小民族的民族獨立的有力的堡壘。被壓迫的民族都把蘇聯的勝利當作自己解放的保證。被印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集團出賣殺害了的前印尼共和國總理夏里富丁，在表達本國人民的真正情感時，曾說過：「蘇聯——就是我們的希望。」菲律賓人民解放軍的領袖泰洛克曾說過：「我們已看到蘇聯對待亞洲各民族的政策是怎樣的。蘇聯是唯一的一個始終爲印尼人民共和國、越南、及其他殖民地各民族的利益而奮鬥着的國家……蘇聯是菲律賓人的朋友。」

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中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其他的反動派和各種賣國賊，都想把人民的解放鬥爭轉到與帝國主義妥協的道路上去，轉到出賣和背叛祖國的道路上去。現在西歐各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政府的社會帝國主義，其建立的基礎，是這樣的一種制度：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過份利潤來餵養工人貴族、「社會黨」和工會的上層。參加政權和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的法國右翼社會黨人、英國工黨份子、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社會黨人」，現在已成爲帝國主義的看家狗，已成爲不僅絞殺「本國」人民的自由、而且絞殺外國、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的憲兵。

兩次爲工黨政府首領的「社會黨人」麥唐納，當時會無情地鎮壓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現在還是一樣的，正遵照「社會黨人」貝文和艾德里的命令而流着殖民地人民的鮮血。工黨首領們已成爲帝國主義鎮壓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的最積極的執行者，對附屬國和殖民地人民實行殖民地剝削政策的最積極的執行者。英國工黨政府在印尼、在越南幹的罪行，將永遠是工黨史中的最黑暗最可恥的一頁。法國殖民部長「社會黨人」莫泰，前總理「社會黨人」賴馬迪，煽起了反對越南共和國的殖民地戰爭。就是他們這些法國社會主義的叛徒們，調派軍隊去鎮壓馬達加斯加的暴動，屠殺馬達加斯加的和平居民。這就是社會主義叛徒現在的血腥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改良主義者們，他們是投入帝國主義陣營的民族資產階級底利益代表人，也是美帝國主義——竭力想樹立自己的世界霸權的、現階段最強的帝國主義——以及英帝

國主義政策的媒介。

現在已比從前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明顯些：這一個或那一個運動的進步性質，這一個或那一個政黨對自己國家解放事業的忠誠，可以從它們對蘇聯的態度來決定。祇有與蘇聯一道、與國際工人運動一道、與蘇聯爲首的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一道，才是各鬥爭着的殖民地民族所應走的路。

×

×

×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人類歷史中開了一個新時代：帝國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世界各被壓迫的國家、由無產階級領導、與無產階級聯盟、實行殖民地革命的時代。蘇聯的成立和鞏固，就是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底最偉大的力量和生命力的證明。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也就擊斷了殖民地民族壓迫的鎖鍊，並從這鎖鍊下解放了這廣大國家中的無數被壓迫的人民。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十月革命底特點，就是它在蘇聯實行了殖民地民族革命，不是以各民族相互仇視和各民族相互衝突爲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族工農互相信任和親密接近爲旗幟，不是爲着民族主義，而是爲着國際主義。」（「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二四三頁。）

列寧、斯大林的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論在生活中的實現，對十月革命的勝利有着極巨大的意義。它保證了各不同民族的數千百萬人民參加進革命的鬥爭。由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着的俄國工人階級，把被沙皇壓迫的一切民族團結在自己周圍，使它們成爲反對專制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有效的革命力量，爭取創造一個多民族的、以組成統一的弟兄家庭的各成員——各民族間的不渝的

友誼爲基礎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樹立，保證了革命地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切必須的前提，同時並提出了殖民地民族問題方面的新任務。由列寧、斯大林署名，斯大林同志起草，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公佈的「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告俄國各民族平等自主，以及他們有直到脫離並組織獨立國家的自由的自決權。這一歷史意義的文件，首要目的就是吸引居住在我國的一切的、無數的各民族，來進行維護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鬥爭，來進行建設社會主義和消滅各不同民族間的實際的不平等的鬥爭。這不平等是各民族的歷史發展和沙皇的壓迫造成的。黨和黨底民族政策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的工作，都會針對着這些任務的執行。直到一九二三年，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都是由斯大林同志主持的，斯大林同志曾提出一些政策的廣泛的綱領，這些政策的目的是消滅被沙皇壓迫的各民族底經濟和文化的落後性。一九二一年三月，斯大林同志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中說：「俄羅斯聯邦的民族問題是在於消滅一些民族從舊時代承繼來的實際的落後性（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必須給落後民族在政治、文化、經濟上——趕上俄羅斯中部的可能。」（「斯大林全集」第五卷三九頁。）

非常落後的民族共和國已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避免了資本主義的階段。十月革命造成了它們順利地經濟發展的一切前提。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生產工具之變爲全體國民的財產，使得整個國家以及加入蘇聯的各個別的共和國和州可能走向計劃的國民經濟。斯大林同志在他的一

些天才著作中，指出了各蘇維埃民族共和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指出將它們包括進全蘇聯建設的總計劃之內的道路，同時並照顧到這些共和國的經濟、文化、生活習慣、歷史發展的特性。

布爾什維克黨實現了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解決了遼闊的多民族的國家境內的民族問題，並把沙俄——各民族的監獄——變成了許多自由民族的弟兄般的社會主義的家庭。在各共和國自願聯合成的蘇聯裏面，已消滅了民族和種族的差別待遇。斯大林憲法鞏固了、保證了蘇維埃國家的一切民族迅速地向共產主義發展的可能。從前沙俄邊區的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在偉大的俄羅斯人領導之下、幫助之下，已永遠離開了怕人的落後和無知，走向社會主義經濟，走向經濟底空前高漲，走向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文化的繁榮。工場工廠的數目一年比一年增加，各人口衆多的蘇維埃民族共和國中的勞動者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中（這是在一九一二年初——一九一三年底寫的，這本書對於爲自己的解放、脫離資本的枷鎖而奮鬥着的各民族，同樣地對於建設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各民族，直到今日，仍是一個綱領和指導行動的指針），以及在他一些其他著作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是唯一能够解決民族問題的制度，即能够保證各不同民族和種族和平共居、弟兄合作的一切條件的一種制度。蘇聯國內民族問題的解決，是我們時代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存在了數百年的民族壓迫取消了，代替它的是平等、自主的各民族間的偉大友誼。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這友誼被鍛鍊得更加鞏固了。

斯大林同志創造了唯一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民族理論，揭露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的機會主義和無生氣。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崩得、孟什維克，他們錯誤地瞭解民族這概念，把民族當作與這個或那個地域無關的，以共同特點聯合着的人的總體；傳佈「民族文化自治綱領」這個機會主義的、對工人運動非常有害的「民族自治」綱領，認為民族權利祇要解決涉及文化生活的問題，取消了階級鬥爭的同盟，其目的是想使無產階級脫離反對資本的鬥爭。它大談「階級利益協調」，建議實行與一定地區無關的「民族自由」。這一腐朽的見解是把無產階級分裂為許多不同的民族，使各不同民族的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們附屬於「本國的」資產階級，事實上是極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表現。斯大林同志指出道：「鮑威爾把民族與民族性格看成一個東西，就是使民族脫離它的根基，把它變成一種無法看見、孤獨自由的東西。結果所得的就不是活的行動着的民族，而是一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的東西。」（「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三〇一頁。）

列寧、斯大林的關於民族論的學說，創造在十月革命以前，曾粉碎了奧國「馬克思主義者」傳佈的唯心論的民族理論。在十月革命之後，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中與戰爭結束之後，當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走向自己的滅亡的唯心論者們開始更狂熱地散佈各種對人類種族厭惡的卑鄙思想的時候，這學說更獲得特別重要的意義。法西斯主義種族謔語和英美帝國主義者現在所傳佈的種族主義的新版「人類厭惡」，在本質上，要比奧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惡名遠揚的「民族理論」反動得多，且更有侵略性。它們也是建築在「人類學」的要素「種族血統」和「種族靈魂」

的基礎上，其目的是替帝國主義的統治「辯護」，認為帝國主義者是比弱小的、發展上落後的民族「特別優秀的種族。」

英美帝國主義者們在全部資本主義世界進行壓迫各民族的政策。他們的騎士們，用盡一切方法努力「證明」種族和民族的不平等，在世界主義的旗幟之下，展開了對民族主權的進攻。爲了替英美國主義者、人類最兇惡的敵人所進行的新戰爭的準備辯護，他們在傳佈陳腐的法西斯「思想」——各民族對立的思想，一個民族統治其他民族的思想，各民族服從世界霸權新僭望者——美帝國主義的思想。

斯大林同志揭破了德國法西斯極端反動者底人類厭惡的種族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粉碎了英美國主義者的種族謊語。斯大林同志曾論據確鑿地指出，邱吉爾及其在英美的友人們，高唱着種族理論，而發動着新戰爭；也就是走上希特勒匪幫的覆轍。

「希特勒及其友人曾引論德國民族理論，說德國人是唯一的十全十美的民族，應該統治其他民族。邱吉爾及其友人現在引論英國民族理論，說講英國話的民族是唯一的十全十美的民族，應該統治世上其他民族。」

「事實上邱吉爾及其在英美的友人對非英語民族提出的乃是類乎哀的美敦書之類的東西：自願地承認我們的統治權，則一切都好辦，——否則就不可避免地要有戰爭。」

「然而各民族五年的浴血苦戰，爲了自己國家的自由和獨立，並非爲了以邱吉爾的統治代替

希特勒的統治。因此也非常顯然：非英語民族，同時也是世界上人口的絕大多數，不同意再做新奴隸。」（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四六年第五期第二頁。）

斯大林同志給民族下了簡單明瞭的、經典的定義：「民族是歷史形成的一個共同語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二九六頁。）同時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把上述種種特徵中任何一種特徵單獨拿來，都不能作出一個民族的定義。尙不止此：只要這些特徵中缺少一種特徵，那民族就不成其爲一個民族了。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作爲一定時代歷史範疇的民族形成的過程。斯大林同志寫道：「……民族也如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法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始末。」（同上書二九七頁。）民族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形成的，但也曾有過沒有民族的時候；同樣也將要有根本沒有民族的時代，全人類融合成一個國際集團的時代。

斯大林同志接着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進行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產生了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生長成極少數「進步國家」對地球上絕大多數人口的殖民地壓迫和金融壓榨的世界系統的時代——特別強化的民族壓迫。殖民壓迫和剝削是資本主義生而有之特性。帝國主義更空前地加強了、擴大了這種壓迫和剝削的規模。地球上二十二億五千萬人口中，絕大多數都命定要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沈重的壓迫，半飢餓、貧困無權利地生存着。此外每一

個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無數的大小民族，遭受着統治民族的使人難信的經濟和政治的壓迫。

正因此民族問題，或者反對民族不平等、反對一個民族統治其他民族、爭取平等和獨立生存的鬥爭問題，轉變成殖民地民族問題——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爭取自由獨立的鬥爭的問題了。帝國主義時代把民族問題提到了殖民地解放鬥爭的第一位，因為少數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千百萬殖民地和附屬國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日益明顯日益尖銳，已成爲帝國主義時代的最重要的矛盾之一。

斯大林同志暴露出被壓迫的國家中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階級本質。他揭破了資產階級以「民族統一」和「民族傳統」之類的口號隱藏自己的階級利益，並使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者服從自己的企圖。

與表現於「民族文化自治」綱領的自相矛盾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理論」相對立，斯大林同志提出了民族自決權的布爾什維克原則：各民族有直到政務獨立的自決權。這就是說每一個民族依據自己的任務和利益，來決定自己國家存在的問題，有政務獨立的權利，有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但關於獨立的問題，根據斯大林的學說，應該從各民族發展的歷史條件，實際需要，合乎目的來決定的。可以獨立，也可以不獨立，但這時民族自決仍是布爾什維克地解決民族問題的必須條件。「既然蘇維埃國家是以自願的原則聯合成的一個聯邦，因此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各民族仍保留着由於他們自己的意志而未利用獨立權。」（「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四三頁。）而且，各蘇維埃